

白色的太阳梦

马金萍 著



白色的太阳梦

马金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白色的太阳梦

马金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24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897-9/I·629 定价: 3.70元

第一章

1

思想在烟圈里跳舞。

感情凝滞。面对那带着绿格的稿纸，
头脑一片空白。

我写。

但写不出来。

记得谁说过，写不出来时，不要硬
写。

对。不能硬写。

我必须出去走走了。

小雨点是云彩的梦。宣泄着天穹的郁
闷。

有风。不甚大，卷着霏霏细雨，好凉
爽。

思想从烟圈里跳出来，便带上感情的
色彩。

走在这凉爽爽的雨的世界里，我觉得
我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爬格子久了，人就变成了木乃伊。

是黄昏的时刻。

太阳躲进云里，哭泣。

出门时没带雨伞，怪不得身子这么湿。

霓虹在我的眼前跳跃。有三个字在变幻着色彩跳舞，

迷 尔 乐

我走进去，拣一个僻静处坐下来。

我必须用酒来促使我灵感的迸发。

酒是灵感的催发剂。

历代文人都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当然不能例外。

她走过来，冲我露出一个迷人的笑。

我看着她那粉白的俏脸儿和她脸上那几颗逗人喜爱的浅
浅的雀斑，也眯着眼睛笑了一下。

——吃点什么？她问。

矜持地瞅着她，故意不作声。

她就又一笑。问：

——您要吃点什么？

我懒懒地拽过菜单，轻轻地瞄了一眼，又把眼神儿转向
她那俏脸儿，装着很随便地问：

——有色拉么？

——色拉？她瞪圆了困惑的眼睛。色拉是什么？

我讥笑。

——怎么，连色拉都不知道吗？

她摇头。

——三明治呢？

她又摇头。

——那么，“迷尔乐”呢？

她仍摇头。

我哈哈大笑。

——哈！连你们的店名都不知道？

她脸红。嗫嚅道：

——我知道那是店名。但我不知道它能吃。

我笑得呛出了眼泪，惹得一些食客瞅我。我指着那正在跳舞的三个字，讥笑道：

——道地的假洋鬼子。

她把头低下去了。脸上挂着红。半晌，才小声道：

——是老板起的名。

我不笑了，觉得她很可怜。

——是个体么？我问。

她点头。

——你是雇来的？

——这是我姐夫的一个朋友开的。

我又瞅了她一眼，说：

——来四两白酒，一盘烧肥肠，一个拌凉粉儿。

她往纸片上记着，然后默默地走了。

我觉得很开心。与一个无知的现代女郎调笑，是极开心的事。一下午爬格子的郁闷，全部跑光了。

我喝酒。慢慢地品着那辣味儿。

眼前一片迷濛。又看到了那空空荡荡的绿格稿纸。

就骂自己，怎么有瘾干上了这个。早知这是苦差事，说啥也不干这玩艺儿。

一盅。两盅。

小雨点在闪着霓虹灯的窗上顽强地滑行。

三盅。五盅。

整个世界在我眼前晃动。

十盅。二十盅。

我看见天塌方了。

我强撑着走出“迷尔乐”。后边就响起一个混浊的男子的嗓音：

——伊娜，你照顾他一把。

于是，就有人扶住我。

我回头瞅，是她。粉白的俏脸上那几颗雀斑在跳舞。

我醉了。

谁知道是怎么回的家。

2

脑袋疼得要裂。

——来杯水。我叫。

——水？哼！

是妹妹那愠怒的杏眼。

——哥，昨晚你怎么喝成了那个样子？

我苦笑。

——麻烦你给哥倒杯水。我用央求的口气说。

她把水递给我。

——简直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霖。我故意表现得幽默一点。

妹妹全然不睬。仍在忿忿地瞪着我。

我只好讪笑。

——你最不该上那儿去耍戏伊娜！声音里带着颤抖。

——伊娜？我有点茫然。

——如果不是她，你昨晚非醉死在道上不可！

伊娜？

我努力搜寻生锈的记忆。

——就是昨晚送你回家的那个姑娘。

记忆生了锈，怎么努力也是徒劳。

——就是“迷尔乐”酒家的那个女服务员。

记忆终于复活。我想起来了。

——是脸上长着几颗浅褐色雀斑的那个姑娘么？我问。

妹妹点头。说：

——你怎么可以上“迷尔乐”去泡她？

——我没泡。我只是耍戏了她一下。

——你为什么要耍戏她？

——我对他们“迷尔乐”那三个字表示厌恶！

——那你应该去耍老板。

——小妹，难道你与那个伊娜认识？

——她是我高中同学。

我一怔。

——高中同学？

——她本来可以考大学的，但因家庭困难，只好中途辍学，寄人篱下去当女跑堂。

我唏嘘。

——哼，还是县创作组的创作员呢！还想当作家呢！

屁！

小妹嘴里出现脏字。她一定是真生气了。

——小妹，我不知道她是你的同学。

——对人民对生活淡漠的人，是成不了作家的！

哲理。不愧是高中生。十几年墨水没白喝。

——行啦！别说啦！事已至此，你要我怎么样呢？我说。

——去找伊娜赔礼。

我坐起来。

——赔礼？

——是的。

门响。

有人进来。

我的眼睛倏地一亮。

是她？

粉白色的俏脸儿上。那几颗浅褐色的雀斑因害羞而变成了淡红色。好看的杏眼闪着撩人的波光。

典型的东方美人。

妹妹跑过去，拉住她的手，亲亲地叫道：

——伊娜，哥哥正要去谢你呢。

俏脸就更加红。忸怩着坐下来。声音淡淡的：

——别瞎说。哥又不是外人，有什么好谢的！

——哥，伊娜来了，你怎么不说话？

我窘。忙下地。说。

——我不知小妹和你是同学。昨晚都是我不好。

她淡淡一笑，说：

——以后可别那么喝酒了。酒精是害人的东西。

我点头。

——特别是你们搞创作的，让酒精搞坏了脑筋，岂不是打了饭碗。

她瞅了小妹一眼，浅浅地一笑。

我不知说什么好。

小妹拿出糖让她吃。

——我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要吃糖。她笑。

——糖不一定非小孩子才吃。我说。

她终于剥了一块，含在嘴里。

——哥，伊娜也喜欢文学。小妹介绍说。

——哦？

——伊娜还在《社员报》上发表过诗呢。

她有些羞，脸就又红。

——苏岚，你又瞎说。她嗔道。

——本来就是么。

——发表过什么诗？我问。

——一首只有八句的小民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

——哦。我点点头，说：文学是一条狭窄的路。坡高且陡。

而往这条道上拥挤的人又多。这年头都以为干这行是时髦事。既有名，又有利。就连那半拉文盲，也以能谈几句王蒙、刘心武为有知识的象征。殊不知，文学是一种极孤独、极难干的事业。

她不语。

半晌，她喃喃道：

——我从来不敢奢望自己能成为作家。

我点头。一个劲地抽烟。思想就又在烟雾中跑马。

——大哥，你正在写什么？她问。

沉吟了一会儿，终于答：

——我想写一篇小说，但是，写不出。

她点头。

——很苦罢？她又问。

我也点点头。

——嗯。很苦。

——我知道您昨天那是借酒来使您孤漠的灵魂得以安抚。

我怔怔地瞅她。

〔她怎么知道我的心？〕

——写作是件很不易的事，她说。特别是现在，好不容易写出了一篇稿子，还得四处投稿。倘编辑部没认识人，成功率实在是低的可怜。

她猛然把话停住，不说了。

我感激地瞅了她一眼。

〔这姑娘懂的真多。特别是当今文坛上的这股风，她不但知道，而且知道的还很详细。看来，她也是在文学这条道上碰过壁的。〕

「难道仅仅是文坛吗？现在，到处都在刮着这股邪恶的风。当今的世界好比挂在宇宙中的一片蜘蛛网，世间的一切都在这个网中。文坛怎么可能逃脱过这片罪恶的网的笼罩。

「这片网是谁布的？

「那只布网的蜘蛛呢？

「它才真正是罪恶的渊藪。不把它弄死，就别想打破这片网子。

「神圣的文艺殿堂受到这股邪风的侵扰，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大悲剧。

「可文艺又算什么？与那些手握实权的政客们相比，文艺殿堂总还是清明圣洁的。而那些政客们正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和蹂躏人类！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可被政客们戏弄和蹂躏的人类们正在麻木地忍受着，并以得到某种些微好处而沾沾自喜。

「这又是悲剧里的悲剧。

我无言。

思想在跑马。

我只好一个劲儿抽烟。

她呛得咳嗽起来。

小妹推开窗子。

——大哥，您在投稿时，也碰过不少壁吧？她问。

我苦笑。狠狠地吸几口烟，心便堵的难受。

——哥总是被退稿。小妹说。

——是写的不行么？她问。

——这又没有尺子来量。我说。

她点头。

——前些时，我写的一部中篇本来已经准备发排，可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又被撤下来了。

——撤下来了？

——嗯。

——你没问是什么原因么？

——没什么原因。据说主编没通过。

——主编没通过？那为什么发排？

——内幕是稿挤。我因编辑部没认识人，就被挤下来了。

——悲剧。她喃喃道。

——是的。悲剧。我真后悔我往这条道上挤。

——再没希望了么？她问。

——嗯。

——是什么刊物？

——《天地月刊》。

——你写的小说叫什么名字？

——《红帆》。

——有多少字？

——五万多字。

——能给我看看么？

我踌躇。

她淡淡地笑了。

——我姐夫有一个朋友在电影厂，现在正在咱们县采访。
我想请他给看看。

我眼睛一亮。

——他叫什么？

——丁原。

——丁原？

——您知道这名字？

——怎么不知道？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他和我姐夫是朋友。上次在我们“迷尔乐”吃饭，
姐夫还介绍我认识了他。我想，请他看看稿子是不成问题的。

〔想不到她会有这门路。

我站起来，从废稿山里捡出了那厚厚的一叠稿子。

她接过，小心翼翼地包好。好象她捧着的是什么传世之作。

她走了。

我把她送到门口。

门外，是白花花的阳光。

3

两天后的一个黄昏。

象每一个忧郁的黄昏一样，太阳仍在滴血，把个西天染得彤红。

这两日，我无心写作，惦念着伊娜是否把我那稿子交给

了丁原。

丁原是我景仰的一个作家。

我早就读过他的《绿叶集》、《小杂拌》等小说、杂文集子。

我极喜欢他的文笔。

更为他那深邃的思想所折服。

倘能认识丁原，说不定会使我今后的创作道路出现某种转机呢。

我必须想法认识他。

我又来到“迷尔乐”。站在门口，踌躇着，没有贸然往里进。

我在头脑里构画着我喝醉酒那天的形态。

我有些不好意思。

太阳沉下去了。天变得朦胧起来。

叫卖声鼓噪着耳膜。

心烦。想走。

这时，伊娜出来了。

——苏哥，她甜甜地叫了一声。脸上挂着醉人的笑。

我站定。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阵跳。

——进来呀。她叫。

我走过去。

这时，霓虹亮了，“迷尔乐”三个字又在变幻着色彩跳舞。

——想吃饭么？她问。

我点头。

——进来罢。她随便地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把我让进来。

我觉得怦怦跳动的心好象平静一些了，就找个位置坐下来。

——吃什么？她问。

其实我无心吃饭。我是来找她问稿子的。可这话让我咋说呢。

我瞅着她，想了想说：

——打二两酒，随便来点下酒菜吧。

她笑笑，脸就红：

——苏哥，今日可不兴再喝醉呀。

我窘。觉得脸在发烧。

她好象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状，爽快地转身走了。

我坐在桌旁，耳边响着录音机的歌声。是香港小姐那嗲声嗲气的腔调：

美酒加咖啡，
一杯接一杯，
明知爱情象流水，
管他去爱谁……

心烦。眼睛就无目的的乱瞅。

伊娜又来，在我身边坐下。

——苏哥，你好象有心事？

我忙掩饰：

——啊，没有。

——心里有事，喝酒就容易醉。她柔柔地说。

我点头。

——我让李师傅给你来个烧杂拌儿。很好吃的。

我“嗯”了一声。

她又去，把酒打来。又给我拿来了吃碟和筷子。

——别着急，慢慢喝。

说完，她转身去了。

我瞅着酒壶，用鼻子嗅着酒香，真想立刻干一杯。但是菜没上来，空嘴喝酒我怕伊娜笑话。

〔生活，早已把我磨成个酒鬼了。

〔但伊娜不知道。她还以为我是个极用功的、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有为青年呢。

〔滑稽。

〔生活真能捉弄人。

伊娜终于把菜端来了。热腾腾地散发着香味儿。

——慢慢喝，苏哥。有事你就叫我。

我点头。她就走了。

真他妈香。

二两酒我几口就捋进去了。

望着还剩半盘的烧杂拌儿，心就有些踌躇，要不要叫伊娜再添二两酒呢？

反正我有点没喝足。

让别的服务员给添罢。

于是，就又加了二两。